



作家的
土地風情畫

阿盛 / 策畫・主編

歲月鄉情

阿盛・策畫主編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定價 140 元

歲月鄉情

策畫・主編／阿 盛

發行人／洪簡靜惠

出版者／財團法人洪建全教育文化基金會

附設書評書目出版社

執行編輯／楊淑瑛

校對／林秀玲・吳素秋・張翠萍・楊淑瑛

地址／臺北市中華路一段 89-3 號

電話 371-3749 381-2568 311-3984

劃撥帳號 0019274-1 (書評書目社)

排版：祺龍印刷實業有限公司

印刷：秋雨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執照：局版臺業字第 0800 號

中華民國七十六年九月 初版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倒裝，請寄回更換

3・回不喚好美信不

不信美好喚不回

——序「歲月鄉情」

有一種船

名字叫流浪

有一種帆

名字叫希望

當追趕潮流的風吹起

帆船總是船頭面向船多的地方

可又這種帆呀這種船

偏扯不轉固執的船尾

那槳堅持指著一個港

阿
盛

11/14/2008

港的名字叫故鄉

——完顏春的詩「港的名字」

年輕人很類似紙鳶吧，只要風夠大，線夠長，總是要飛高飛遠。

可是如此比類似乎不很妥適，線頭在誰手上呢？父母還是家鄉？

老歲人是這麼說的：「時代不一樣囉！」時代經常都是不一樣的，差別只在於由這個不一樣到下一個不一樣的期間有多久。在古老的社會裏，年輕人不能有太多「個性」

，就像紙鳶一樣，父母願意放飛多高就放飛多高，隨時可以收線，再且，懷鄉念舊的心情也是另一種線牽。中國人，「少小離家老大回」的畢竟不多，多的是「錦衣車馬好還鄉」。換句話說，出外奮鬥，有成就便回家，不須待到「老大」。現代社會可不然。時代的腳步急又快，人恆常在很多「不一樣」的事物中打滾來打滾去，這很類似鳥，翅膀長全了就放單飛的鳥。

鳥的腳上沒有綁線，飛過來飛過去，一憑主意。

鳥，大分類有候鳥與非候鳥。

候鳥型的出外人，過年過節回家鄉，定期的；非候鳥型的出外人，飛到哪裏都可以，想起來了就回家鄉，無定性的。

但，不管是哪一型的出外人，懷鄉念舊的心情，總是差不多的。出外謀生，尤其是在大都會，競逐激烈，一旦離了家，人在他鄉，身不由己，縱使想念，往往無可如何。再說，「還鄉」只是回家看看，這與舊時代的定義不同，工商社會，你還鄉去住下來，能做什麼？只好繼續飛往高處遠處，而將思憶收拾起來，藏在內心深處。

藏在內心深處的東西，通常都最真實。將這些真實發掘出來，行諸文字，就會是佳作。基於這樣的信念，當書評書目出版社決定開始策畫文學系列叢書，乃邀請三十多位散文作家寫出他們懷鄉念舊的真實心情。他們說出了對家園新舊變遷的感想，而時代背

景在焉，世事幻化在焉，人心趨向在焉，濃情厚意在焉。唯「真實」不膚淺，「歲月鄉情」三十多篇散文可作證焉。

三十多位作家，幾乎全是一九五〇年代出生，也就是「戰後新生代」。這一代的作家，經歷了臺灣由貧到富、由儉到奢的整個過程，他們可說是臺灣有史以來最幸運的一代，比起長輩，他們少了些折磨困苦，卻深知生活艱難；比起晚輩，他們多了些衝擊鍛鍊，卻同樣享受充足。因此，下筆行文，內涵顯見，且多真性情，既鮮推宗舉派、自限於小圈圈，亦不打高空談「主義」，自慰於虛名。他們踏實行步，走得很好。

由「戰後新生代」作家來記錄鄉情，另有用意。這些作家的年齡、經歷、思想，都已足夠對臺灣城鄉的變遷提出深刻的檢省。戰後至今，我們得到許多當年作夢也得不到的東西，同時我們失去許多如今連作夢也惟恐失去的東西。電視電腦電冰箱以及馬賽克，我們要什麼有什麼，然而那些「永恆的美好」諸如謙和良善溫暖等等，何以消失了？

何以在你我的家鄉——傳統最後的堡壘——消失了？

不信美好喚不回。時代儘管不一樣，總該有些什麼美好的事物被固執地留下來吧，留下來，給更新一代的人，他們會感激的，總有一天。

民國第二丁卯年閏六月

目 錄

阿 威	不信美好喚不回／序
簡 嬪	竈／1
吳淡如	迢遙路／11
吳 鳴	吾鄉之石／19
陳義芝	生在花蓮／29
粟 耘	飄流的鄉園／37
馮 青	來去社後里／47
溫小平	徙／63
張守禮	碧潭風水三十年／79
陳銘磻	霧失樓臺回新竹／87
劉還月	筵／99

楊勝雄	李惠綿	蘇菲	蕭錦綿	李赫	林央敏	古蒙仁	履彊	劉靜娟	心岱	黃海	路寒袖	吳晟	向陽
滄桑之路／235	回鄉偶書／225	圍牆三章／217	到底是布袋人／211	水的故事／203	大士爺之村／195	再見蔗鄉／181	行旅鄉園／171	親／161	永遠的鹿港／139	撥往童年的電話／131	神明悲憫的子民／123	堤岸／117	山谷中的歲月／107

阿 威	姑爺鄉里記事／243
羊子喬	青青老葉晚風斜／253
鍾麗慧	檳榔厝／265
林清玄	香蕉王國滄桑記事／273
許振江	吾鄉哈瑪星／287
陳幸蕙	鄉居記樂／293
陳 煌	衆神／303
吳錦發	廢園／311
沈 靜	尋找新樂土／319
陳寧貴	歸鄉／325

竈

簡
嬪

我想，我無法描述阿母手拿三炷清香，對著大竈膜拜時那一臉虔誠與滿足的神情，……我總是暗暗在想，竈是什麼？是阿母的希望？是阿母溢著微笑的眼？是的，是的，是累積的一方母者的愛，我相信。

縷縷炊煙呵！讓你想起什麼？讓我想起阿母，阿母的春夏秋冬、阿母的從早到晚，讓我想起竈。

而竈呵！又讓你想起什麼？

一處小農村。遠處有山，近的是蜿蜒在稻田與小石路相接處的河流。那是用來灌溉的，在宜蘭多雨的氣候下，總是四季有水。稻田是一望無際的，春天耕種，夏末收割，秋初再種，冬天的時候，又可以收藏了。這樣循環著，誰也不知道經過了多少代，反正從最初那位舉起第一鋤的老祖宗開始，這事業就被傳下了。是注定要子子孫孫的汗水去延續、去肥沃每一顆埋在泥裏的種子的。田裏的活兒，真是終年幹不完。除了四時的幾樁大事：割稻、插秧……常常是全家出動，站得滿田裏熱熱鬧鬧的之外，就是平日，田埂上也不乏幾位面孔黝黑的、捲著褲管、荷著鋤的老農在徘徊。那是一種牽腸掛肚的關心與照顧，讓他們腳步不由自主地踏在田埂上。或是撿田裏的石塊、或是割田埂上的蔓草、或是巡一巡田水，或是蹲在一旁，靜靜地想著今夏該是怎樣的豐收！

一望無際的稻田之上，除了天空、飛鳥、孤立的電線桿外，還有彎曲的小石路。路的盡頭是密密的、長著苔的竹簍。竹簍裏，是三兩家老舊的農舍、水泥地的曬穀場、一排花牆。更常見的是，到處亂走亂棲的雞鴨，以及搭在樹枝上的竹竿，竹竿上的大大小小的蒸發著每一天的母愛的衣服。當然，我們不可以忘了那些吵得要掀了天皮的小人兒們，如果天有皮的

3. 竈

話。小男孩們拿著竹條兒當作劍，打打殺殺地。小女生們，有背著娃兒的，捏著紅磚塊、黑木炭，跪在地上，專心地畫畫。也有到處撿破碗，準備辦一桌家家酒的。總之，整天是吵吵鬧鬧地全是聲音。

上了臺階，看見門上貼了春聯，心裏就有一絲溫暖的基礎。屋子裏的設備也許很簡單，一進大門是莊嚴仁慈的神像圖和祖先的牌位。一張供桌、幾把竹椅。再往前進，也許是飯桌和四條長板凳。桌上還放著裝了一餐飯的鋁鍋，旁邊是小茶几，放著擱碗筷的竹盆。板凳上說不定還黏著幾粒白飯粒，桌子上還有著菜的餘香，空氣裏盡是暖暖的味道。轉個身，是一個門口，裏面暗些，掀起珠簾子走進去，可以好好瞧瞧那廚房的模樣、那竈的模樣。

靠著牆壁，是老祖母時代的嫁妝衣櫥。現在不管用了，就擱在這兒放剩菜、碟盤之類的及一些調味料。櫥的旁邊放了一塊木板用來隔著燒火的稻草、木柴等等，整齊地堆著。還用兩根乾竹撐住屋頂，免得柴草散了下來。再來是一只大木盒裝著滿滿的粗糠（稻殼），黃色的，很輕，抓起來往竈口送，最能助火了。廚房裏挺惹眼的，當然是那口竈。紅磚頭疊成的，類似長形。一個竈門，三處安鐵鍋的半圓形洞口。一大一小，另一處在最後，常放上冷水，讓柴草的餘火隨時溫著。竈邊的牆壁上，常掛著飯篩子、蒸菜用的蒸板，偶爾也把鍋蓋掛在上面。煙囪是穿過屋頂通在外面的一條圓管。誰家煮飯，誰家的煙囪就冒煙，從古早時代就是這道理的。

小孩子年紀，每逢阿母煮飯，就衝到廚房裏喊餓，催阿母快些煮。自己拿起竈上的東西亂玩一通，一會兒把鏟子碰到草灰裏，一會兒「乒乒乓乓」敲得鍋蓋又動又翻。阿母滿臉的怒容，攔下手邊的工作，屁股上打幾下再說，小孩兒一把鼻涕一把眼淚地哭出去了。等到鍋蓋一掀，白茫茫的水蒸氣直冒，一股熟軟的飯香聞得更加餓了，小孩兒哪裏還記得哭？匆匆拿著碗筷，等阿母把飯盛起來，灑些醬油就努力地划著飯，弄得滿襟上全沾著飯粒也不管，好似幾天沒吃飯一樣，吃完了飯，碗往竈上一放，又匆匆跑出去玩了。

長大些，阿母煮飯的時候，就在一旁幫著看火。稻草、粗糠，塞得黑壓壓地，把竈門一關，兀自拿起柴刀劈柴。阿母從井邊洗菜回來，見鍋蓋冷冷，沒一點聲音，就知道怎麼回事了。抽根竹條兒開了竈門，又是拉又是攪，來來回回轉幾次，再猛猛地吹一口氣，開了竈門，不一會兒就「轟」地一聲著了起來。她說要先將竈裏面的草灰弄乾淨才能點火，否則太擠了，火燒不旺。阿母的本領真大，隨時控制火勢。我總是沒辦法讓火往第二鍋跑，往往頭一鍋滾得沸騰時，第二鍋仍舊是一聲不響。阿母隨便丟幾根柴、幾把粗糠，一會兒就聽見第二鍋的油「滋滋」地吼著。放了菜，鏟子炒幾下，又是一盤香。

碰到番薯收成的時候，小孩子們最喜歡搶看火的工作，背地裏藏了番薯，趁阿母不注意的時候扔了進去。然後拚命把稻草往裏面塞，也不管鍋子裏是不是在燒東西。當然，阿母總是一眼就看出的，轟了出去，夾出五個偌大的番薯，外帶幾聲罵。她說竈口塞滿番薯，就像

5. 竈

人嘴裏塞著飯菜，說不出話來。小孩子還是很聰明的，煮飯前就把蕃番藏在竈裏，這次要撿個小一點的，免得又被弄出來。如果幸運些，不用多久就可以吃到香死人的烤番薯；如果太不幸，弟弟妹妹們又都不約而同地塞的話，免不了又要被囑咕一番。當然，阿母有時候還是會裝作沒看見的。

八、九歲的時候，漸漸地就熟稔了廚房的工作。其實做母親的也不會刻意去教，總是自然而然就會，也許就是女孩子共有的天賦吧！當一個八歲的小女孩，在母親出門的中午，量米、洗米，站在矮凳子上洗鐵鍋，用竹竿撐下鍋蓋，拿著火柴點燃稻草時，她那母性的溫柔，已經開始成長了。

也許煮出來的，是太爛的一鍋飯，炒的是黃黃的一盤青菜，母親都會面露喜色地讚美一番。這對小女孩而言，是多大的鼓舞呀！她會試著捉住父親的口味，把飯煮得硬、軟恰到好處。當父親無意間說她煮的飯比母親煮的還要好吃時，小小心靈，已經愛上了那口竈。

當然，女孩也有討厭煮飯的時候，比如愛看故事書，一面煮飯一面看，看到入迷的時候，哪有時閒去瞧瞧竈裏的火是不是熄了？心裏真是討厭爲什麼每天要吃那麼多次飯？到最後，乾脆飯也不煮了，不餓嘛！找個隱匿的地方躲起來，專心看個夠，阿嬤、阿母到處喊、到處叫，硬是裝作沒聽見。等到晚上發覺肚子真有點癢哩咕嚕地叫，偷偷溜回去，阿爸罵、阿母罵、阿嬤也罵，盛著一碗飯，噙著淚水，哪裏還吃得下？蹲在竈前，好委屈地哭。

過年過節的時候，最忙碌的地方是廚房。從端午節的粽子、七月半的糕仔，到過年的甜糕、發糕、菜頭糕、包仔糕、紅龜糕、黑草仔糕……統統從竈上弄出來。阿嬤是做糕的能手。凌晨三點的鐘聲才打過，煙囪就開始冒煙了。女孩子都被叫起來幫忙。阿嬤把生的粉糰放在密密的竹籬上，用力地揉來揉去，她說揉得勻了，做出來的糕仔才好吃。這是阿嬤的阿母教她的。阿母教女孩子用兩片竹葉把按了豆沙餡的糕包起來。她說要記得在葉子上擦一點火油，否則吃的時候，葉子會撕不下來。大概是阿母的阿母教她的吧！

每次大掃除的時候，阿母都會再三交代，不可以站在竈上洗牆壁。問她為什麼阿爸可以站在上面？她說阿爸是男的。為什麼男的可以，女的不可以？她說女孩子「有耳沒嘴」問那麼多做什麼？竈爺公的頭上豈是可以隨便站的？阿母連一件女性的衣裳都不曾放在鍋蓋上烘乾過。令我詫異的是，阿嬤也這麼認為。也許她們同我一般年紀的時候，也曾問過這些問題。也許有一天，我也會了解她們那充滿尊敬與感謝的眼神。

每年的除夕，是小村子最熱鬧的時候。廚房裏從早忙到晚，三隻鍋子沒休息的時刻。一會兒燒開水燙雞鴨，好拔毛。水井邊大人小孩圍在一起，嘻嘻哈哈地一面拔雞毛、鴨毛，一面鬧。一會兒又得燒熱水，叫孩子們徹徹底底地洗個澡，竈前面哥哥吵著要先洗，弟弟也要洗，妥協的結果是一起洗。門前小路上，腳踏車、摩托車來來往往，辦年貨的、趕著回家的，絡繹不絕。這邊水井旁的老婆子媳婦們，扯開了喉嚨在招呼。遠遠的路那一邊走著兩、三